七十二家集

陸清河集卷之五

晉吳郡陸雲士龍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書

移太常府薦張贍書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

運之會贊大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職典伏見
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譚茂德清粹器慮深通初
纂要門樓心亟仰登遂及階遂升樞與抑靈匱
於秘宮披金縢發玄夏恩樂百氏博採其珍辭
遊翰林言數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闡
晉符常光覽含符守府婆娑公門樓靜隱實淪
虛藏器褧裳襲飾祠衣被玉骨泉收路懸耳將
遇考槃下位歲華屢遷縉紳之士具懷傾悵方
今大清闡宇四門啓齋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

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將欲大耀頹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贍泥淪下位孰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淸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適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戚何可爾耶𣻎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

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下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恆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illegible]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結罝繞堋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眞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河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鯖齒比目不可紀名鱠

鰌鰒衆鰈鰗鰊魚石首鯡鰲鰲黃東海之俊味肴
膳之至妙也及其蜂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
聞者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
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綸
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觀天下珍玩無所不有
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
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
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
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

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愼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漠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姉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一　陸雲白

車永與陸雲書　附

永白閒因王弘李有書怡足下無答外甥石季甫忽見使爲鄮令除書近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悶然老人及姉自聞此問三四日中

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不可忍視外甥之
中老人眞自愛恤孝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
舉家慘慽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
何萬人具說此縣既有短褫之疾又有沙蝨
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
目良為愁憤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
報事示白

又答陸雲書附

示白即日得報披省未竟懽憙踴躍輒於班

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
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兩都殆
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雖爾猶足
息號泣懽忭笑也府君入後月當西出足下
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答不
復多耳汞白

與戴季甫書

雲頓首頓首惟及始暑緬膺館萬福疾病處遠人倍希少情問闕然中間曠年瞻慕彼想興言反側險艱比辱悉誨銜抱豐眷以增惡迹不勝勤企諾及君之書不以衡（除敎上有脫誤）

又

陸雲頓首頓首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輝廕引領惟慕東歸之後疾患增篤且道路悠遠不値信便久忿自脩而經年不果雖在伏枕至於

結心沍望實係光塵累蒙誥命舊秩惟新誂對
之日如或面展長塗自楮聽誥未由瞻企勤戀
守以委重表不具今更繼情

又、

季鸞公世相係祖落俊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
並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柰何柰何
江南初平人物失叙當賴俊彥彌縫其闕加在
二賢楚國之良沈實積實未重大朝垂惟痛恨
言增哀咽誠念仁風篤烈如在嚋昔意愛所隆

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傷裂其分情親切傷加承

仁訪益以惻愴

又

武陵於荊州云多人士開周孟子伍令明潘世

長諸人並爲矣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

才之秋也不審達者凡有幾人無因聽承話語

咨稟未聞無懷勤企表不盡言

又

長游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以爲喻分

別恨恨于今戀之當暑達涉益追心戀清粹洸茂思敏通微君德履道秉心貞實貫一時良彥君之別久見之懽察風姿矣令心神烈暢已成矣器欽愛之情款然至實近聞若思未有適塗毋用怨邑

又

周安東昔奄薨徂追慕切剝不能自勝勲業那究早爾背世遺惡鄙州民物同哀備記名義情兼切裂在此會同毋言高重武陵至心款列誠

念爲終必垂恢悵王季楊孝友行素既儕清塵
在此接近備其所顧居心秉尚用志不苟公私
操實足爲笑器今爲士斷品遷此邦前莘小虛
安遂下其編牒爲之憤歎人物遠士彝倫多失
願垂末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言意戴彥
遠水日猶爲遠小想其必有惠政耳

又

郭微言蒸陽良才遠須爲之邑歎以其姿望足
以致高想不久爾耳石行文在無錫大有清績

一州之高功長吏此家行素道實州閭所稱疇昔接事既盡其才願重榮益以成其實凡在朋族愚附鳳翼風塵所集無不拭目

與張光禄書

長幼之序人倫大司 李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

令典求忠自邇灌葵下徹以藉虔款

又

顧令文彥先務宣隆眷彌泰之惠懷德惟懋守

以反側既埘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同骨

肉悲藉之懷凝心如結

又

加蒙傾遇重以傾倒惟亮歸誠乃行文敦素篤

遂道實茂淑器敏既奕思學文快南州良德今
若東行擧風自託其志經綸願厚授納副其乃
心

與宋光祿書

少長之禮教化所崇中葉陵遲舊章廢替追惟

前訓思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嚴宛陵書

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晚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

令典既慕欽承仰想高風實副邦民謹奏下教

以獎廣敎恩復未遠庶免悔吝

嚴隱答陸雲書附

承詠美旨流風緜遠復禮與仁命世之作獲

尚齒之況無尊賢之報抱此永懷愧歎何有

君子弘道厚文無施是用釋筆歸于神要

與楊彥明書

雲白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爲慰時去前往歲行復半悲此推移慨然何及漸巳欲熱想自如常悠悠守限良談未日耿然東望思以叙至及反惜罔不多行矣愛德往來相聞

又

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速之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自冉冉已近之巳耳順之年行復爲憂歎也柯生

而多悦樂春末厭秋風行戒巳悲落葉矣人道

多故惟樂恒乏遨遊此世當復幾時各爾永隔

良會匆闕懷想親愛惟祿[?]無居[?]書無所悉

彥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别恨恨不可言階塗尚

否道路今塞令人惘然名論允進遼而有光者

度此斷期不淹只望耳廟堂之士比迹山棲者

悲歎豈惟一人必明淵公亦不成遷名公之舉

且可以爲資然今恨恨當行行復有宜耳

又

彥先相說疾患漸欲增廢深爲恒然行向衰篤

疾來應百年之望雖未必此爲疑然親親所以

相卹之一感耳想懃服藥行復向佳耳吾旣常

羸劣比來體中亦恒少賴且爾勿勿則堪自力未

速待罪會期難尅情之戀想何勞之多好自愛

履相聞

又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當至未耶能少留不世

明篤行至性如前後所論語其偶爾旋異能悟

耳而刪其遂遠遡真便愕然寧以所不可虧一
國之清格乎輒便絕意彥先所一二

又

戴會稽如是便發分刋恨然一時名士惟當有
此君耳失分亞勞令人歎息曾得日夕直家人
若思謹之清才俊類一時之彥曾並得援九月
中可得達東禮衡陽長沙甚快東人近未復有
見叙者公進屈久恒為邑罔黨方有清塗薄國
讓在內中大有好稱此家一時美德也在事又

佳甚快甚快

又

承耀已葬冥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柰何柰何聞伯尊奪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亡之願也朋類喪盡同好日盡如此生草那可復多耶臨書酸心

與陸典書

雲再拜自曠但彌已復經時限側長路惟親未
期晗近晨風傾匡紛言來誨綢繆篤眷彌隆誦
玩千周以當侍會靜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汜
愛在我无弘毎嗬思戀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
言用替逆瞻靈丘感時情傷往來信理自更繼
情如有信唯不玉音

又

雲再拜侍郎比侍數會同邪常憶戀此君不惠

有殞此君公私並愴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會勤家宗矣者也常感其篤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違其至心

又

雲再拜日月運邁一何流速銜哀經變繫思愈深亡靈處彼黃壚幽曠在遠之懷心常愴裂含痛靡及悠悠柰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屬情叔父一兄故尚未違想不久至耳深憂徙際公私哀罔曠離山墓永適異國四時靈

寂桑梓靡循且念親各爾分析情感復結悲歎而已知大人無垂郵逮也臨表悲猥絕筆條哀不知所次雲再拜

又

每念彥先情兼剝裂年歲志髮令姿可借舉言及此不知心傷也

又

雲再拜國土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淸風遯世立德龍蟠東嶽三讓天下垂化邁迹百代所睎高

蹤越於先民盛德稱乎在昔續及延陵繼絕馳
群沈淪漂流優遊上國聆音察微智越衆俊通
幽暢遐明同聖哲言優昭烈於孔堂員武邁功
於諸侯自秀偉相承明德繼踵亦爲不少與國
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下華夏也來諭
所及遐邇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或生兔狄
或在邊域熙奏之隆實如嘉諭愚以東國之士
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皆苦皆未如意雲之
鄙姿志歸丘壟蓽門閨竇之人敢聯天望之冀

至於紹季札之遐蹤結蔣詡於中夏光東州之
幽林流榮樂於朝野所謂寵管以贍天祿木而
求魚也亞中不刻雲那拜

又

雲那拜叅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稟淵姿之弘
毅克壯其烈乘詠之道希文尚武潛居以娛其
志靜處以育其神遊步八素之林逍遙德化之
圃登如某者牽曳瑮瑮世道通明俊乂在官焉
使聯世之寶久隱冬嶮之山逸景之迹永縶幽

寘之坂方將車乘回綸東房箋箋排金風於太
微蹤天路以妙覲恢皇綱之大烈垂榮祚乎祖
宗此乃大人之所宜衎非允夫之可企望也無
因覲展書以言心心之所積萬不敘一 雲再拜

又

雲再拜臣卿前行陵有小事惟以其間事已太
了猶以為須行欲取歸念州方至豫以悠然勿
相見未嘗不以大人為言想令仁士光令遠公
然兄弟屢數常存思想想令遠分好已為綢固

彥恩銜箋務恐耳無因趨對言不盡心屢垂訪以慰遠思雲再拜

又

雲再拜白卿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南之貴寶眞不但會稽之篠簜也每會常共歌詠信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攜手散今日之思耳雲再拜

又

雲再拜輒宜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儻

已見其意耳

又

雲冊拜不如從事今在州得假歸耳想今來得行有緣得面耳每得令速書感賴豐化言歸于散求飭恤及亦爲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聞雖集非賴師友何以自濟願敷惠助爲之光輔臣仁在此華亭之望以大人爲宗主宜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也雲再拜

弔陳永長書

吳頓首頓首長懷切怛賢弟永雅才英俊德懿

痛甚痛奈何陸士龍頓首頓首

又

雲頓首頓首天災橫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曜奄

忽遇此凶問卒至痛心摧剝奈何奈何想念篤

性哀悼切裂當可堪言無因展告塋企觀咽財

遣表言悲猥不次雲頓首

又

永曜茂德逍遥一時秀生奇聰瑋寶灼爾凌霄
光國隆家人上之悠諸其永年遂播盛業偕乎
逍遥假樂此世奈何一朝獨先彫落奄開凶諱
禍出不意拊心痛楚肝懷如割奈何奈何豈况
至性何可爲心臨書纏綿投筆傷情

又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闊分愛恩同至親懸
烈三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
懷夢寐髣髴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楚不

能自勝痛當柰何柰何義在升馳牽役萬里至心不敘東望貫舍雨淚霑襟今遣吏弁進薄祭不得臨哀追增切裂辛損至念書董不知所言

又

未履素有疆健了不知有此患險戲之災遂不可救豈惟貴門獨喪重寶此賢之殞邦家以瘁情分與他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柰何追想遺規不去心目悠悠無期哀至悲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

大君遠資高數世之瑰瑋常光裕大業茂垂烈名奈何日朝早爾喪墜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心破剝痛常奈何奈何相念夙年奄嬰哀艱扱恭不及嘗可為心牽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靈宇五情哽咽割切哀慕書重感猥不次

又

昔與大君分義款篤彌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

烈好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獨先早世遽聞訃問君喪四體捐心慟悲肝心如割柰何柰何登况至性當何可言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喪以叙悲哀訃往人到貴府之日擗踊而已援筆歔欷

春節帖

三月十六日雲白春節餘不適得示知足下平安爲恩而未知何由如何信數之及卿旣淸邃可之經高言人歎之常令征南取之也

陸淸河集卷之六

晉吳郡陸雲士龍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書

與兄平原書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疏枇刷齒纖綖皆在拭目黃絮三在

垢垢黑目淚所沾污手衣卧籠挽湔棋局書箱亦在奉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歧案以卧視書扇如嬰扇要扇亦在書箱想見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繐帳及望墓田處是淸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

春節帖

三月十六日雲自春節餘不適得示知足下平安爲思而來知何由如何信數之及卿旣淸邃而之經爲言人歎之嘗令征南取之也

陸清河集卷之六

晋吳郡陸雲士龍著

明關漳張燮紹和纂

書

與兄平原書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疏枇刷齒纖綖皆在拭目黃絮二在

垢垢黑目淚所沾汚手衣卧龍撓蒲棋局書箱亦在奩奩大小五枚皆在又作岐案以卧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繐帳及望墓田處是淸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

又

雲再拜二祖頌甚爲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以苟自遜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可省武烈未得有吳說桓王之非而云建其孫恐太祖不得爲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自兄作游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復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

得此百數十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若不能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莊甚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啓二陸集並不見二祖顧劉氏類游僊詩惟廣蔡賦耳所失多矣

又

雲再拜兵真因事生來初不見習頭觀之正自使人意惡舉腸轉時極佳問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欲相泄恐此正自取好耳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之張義元答員淵之回流昆崙

出河不體正自似急水中山石間是人謂回轉

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知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

又

頃日極匆匆病一十當出略道日在馬上此不

可諧又恐信不及兄令以因休祖致又力作無

錫書極無賴甚不備具如是更自問于中

又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絶典不可復言頃有

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

爲之次第省述思賦深情至言實爲淸妙恐故
復未得爲兄賦之是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拔
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
便欲不清不察兄呼爾不詠德頌甚復盡美省
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鳥
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
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淸工兄頓作爾多文而
新奇乃爾眞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

又

雲再拜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
多說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弔少明殊復
勝前弔蔡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
蔡君故當爲見使雲作文好惡爲當又可成耳
至於定兄文惟兄亦恕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
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原不清利兄已自作
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意直說事而已
右當復屬文於引便當書前銘耳謹啓

又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辯亡則已是過泰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並思諸應作傳及作引甚耳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引述思賦傑自據惘然實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示伯

與兄弟

又 啓與前書合爲一篇，語意不貫，今析爲二

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故可以爲關雎之見微謹啓

又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潔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

欲宗其言見文章之高遠絕無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淅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辭見猶以爲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恐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間武帝贊如欲管管流瀞有以常相稱矣如不史極更視之小跋幾而悅奕爲盡理要令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

知九愍不多不當小滅九悲九愁逝日鈔除所去甚多寸本不精正自極此傾兄小爲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進望不言謹啓

又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其引喪齊辭不爲偉兄二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當以此言爲高文耳文中有於是爾乃於轉句誠佳然得不用之益佚有

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必亦當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往會以兄七叠回頰手而沈哀結上兩句爲孤今更視定自有不應用特期當爾復以爲不快故前多有所去喜慰俯頫習均那誠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爲佳思不得其韻類兄爲益之謹啓

又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絶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

來爲如此種文此爲宗矣觀九章時有會語太類是檄文不難舉意觀九歌便自蕭瀟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求作此曹語若消息小佳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嘗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真玄歐稱九辯意甚不愛

又

雲再拜頃得張公封禪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

文無比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須有信

願付雲頃又爲轉哭奮厲作頌欲愈前頌然意

並不以快遣信當遊九懸三賦脫然謝可舉意

假彼頌便有怯處想無又問便可耳大類不便

作四言五言謹啓

又

雲再拜誨二賦隹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

都自無次第文章旣自可觀且解愁忘憂但作

之不工煩勞而棄力故久絕意耳在此悲思視

書不能解前作二篇後爲復欲有所作以慰小
思慮便大頓極不知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
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復君苗作之聊復成
前意不能令佳而羸瘁累日猶云愈前二賦不
審兄乎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字不敢望
多音楚願兄便定之兄音與獻彥之屬皆願仲
宣須賦獻與服鰶張公語云云兄文故自楚須
作文爲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誄又令結使說
音耳兄所撰願且可付之此有書者更校會書

送信還望之謹啓

又

雲冊拜跪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臾便成視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刋及比信今更有何所損益後八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耳索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愁邑忽欲復作文臨時輒自云住小久報不能視爲此故息意文欲定前於用功夫太小文隨了爲以解愁作爾今視所作不謂乃

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間復捐棄之徒自困苦爾兄小加潤色便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謹索幼安在此令之草今住一弘不呼作工謹啓

又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爲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綺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九愍如兄所誨亦殊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辦非體中所長欲偏周流雲意亦謂爲佳耳然

不云其愈於與漁父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

去留粗爾今送本往不審能勝故不意亦殊未

以爲了南去轉還洛中匆匆少暇願兄粉所遣

留爲當爾可須來不佳思慮益處未能補所欲

去徹與蔡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此一

字雲作文如兄所論已過所望况乃敢當今兄

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懷怖也謹啓

又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所誨雲意亦如前啓情言

深至述思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爲當復自力耳雲意呼發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賛胡頌恐此不得見比閑兄此誨若有喜懽交集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貫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厭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

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絕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手

謹啓

又

雲再拜蔡氏所長惟銘頌耳銘之會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與當故爲

未及彥藏亦云爾久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雄耳張公父子亦詰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賦兄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傳無疑久勸兄爲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翻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爲耳答之甚未易東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答極謹啓

又

雲再拜謝九愍如所喻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篇爲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脫可行耳至兄惟以此爲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異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泥說耳又見作九者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惟兄說與漁父相見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雲以原流放惟見此一人當爲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亦無

他與所惰而言惡此故虧漏盛兄意所謂不會
頗疏拗其處緒亦欲成之令出意莫更感如惡
所在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徒言雲前後所作
謹啓

又

雲再拜誨前二賦隹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
自無可成藏之甚客而爲復漏顯世欲爲益者
豈有謂之不會而不爲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
懷之耳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豬羊之徒作蟬

賦二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
自不當多古今之能為新聲絕曲者無又過兄
兄往日文雖多瓌鑠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閒
在洛有所視已嘗報而比更隆以今意觀文兄
此真更以為不盡昔文羆云故目向人歎兄文
人終來同殆以此為病張公文無他異正自清
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作兄文章已顯一世
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
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為功力詣已定徹長

詠意當闇與兒合雲久絕意於文章由前日見敎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爲復欲有所爲以慰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蒲背便熱亦誠可悲悶視大荒傳欲作大荒賦旣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絕與往經比干墓悵然欲弔之無又卽意又事業闕

又

雲再拜張公箴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

五言詩由巳而言耳玄恭詠仍不及士祚詠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淸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猶云何而兄乃有高論更復無意雲故日不作文而常少張公文今所作兄輒復云過之得作此公輩便可斐然有所謝故自爲不及諸碑箴輩甚極不足與校歌亦平平彼見人讚叙者當與令伯論吳百官次第公卿名伯略盡識少交當具頃作頌及吳事有愴然且公傳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叙且又非

常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已成甚復可惜事少功夫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啓梅禹金云彼兄以下疑別一篇

又

我高家譜正當付令文耳弟彥長昔作吳事云三十卷可令欽求謹啓

又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

是爲作傳不可著儒林中耳亦大識唐子正斈愚謂當傳便可述於尚書傳下書定自難實少作書至今不能令成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爲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莫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文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輩爲復差徙爾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爲足今見已向四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胷中成癖爾恐兒胷疾必速作人故計兒凡著此之自損胷中無緣不病作

書猶差易讀敘亦復無幾年歲限之猶當小復

謹啓

又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飲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

不作備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草復不爲乃倉

卒遝還猶復多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頌雖同

體然佳不如頌不解此意可以不弘遠去當祖

道似當復作詩搆作此一篇至積思復欲不如

前倉卒時不知爲可存錄不諸詩未出別寫送

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郡作急就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已作爲存耳兄園葵詩淸工然猶復非兄詩如者雲詩亦惟爲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之昔如已身先此篇詩了不復彷彿識有此語此語於常言爲佳謹啓

又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眞玄昔屢聞周侯至論前比霖雨此下人亦作愁霖賦好飄

見教又因人見督付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勘
勘難遂之亦復毒此兩憂邑聊作之因以言哀
思又作書辭今送要作爲易得耳翁不好故都
絶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休故不得有所送不審
此何成已出之故爲存不棄耳謹啓

又

雲再拜一日覩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
祖考爲先聊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爲損益之
欲令省而正自輒多欲無可如省碑文通大悅

愉有似賦愚詞小復爲之爲在前作此頌書之
行欲遣信以白兄昨聞有賊消息愁慣無賴旣
甚又然又已成書聊以付信耳尋得李龍樹封
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今遂聞人又有張
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罔罔不知所言謹啓

又

近得洛消息勝永適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爲縣
騎司馬又云似未成已訪難解耳敬爲司馬參
軍此間復失之恨不得與周旋臧允治見訪大

司馬誰啓

又

雲昨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微雲實所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以爲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辯論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孝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

川者旨自難得正謹啓

又

雲再拜令送君苗登臺賦爲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此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即甚佳其餘平平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爾不真玄亦云兄文當作宜舜宜得此魏魏耳愁霖喜霽殊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啓

又

雲册拜誨頌兒意乃以爲佳甚以自慰今易上
韻不知差前不不佳者頗兒小爲損益令定下
云靈施宅押因兒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
氏祖德頌比不景猷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
六七紙大者數十紙文章亦是爲多然其可覆
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頭不佳思慮胸腹如鼓
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兒不佳文章已足
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啓

又

異再拜稽邵問弼並處事不偷免詞甚切具念之悚息胡光祿亡宿士可痛含弥還云滔中書散騎並缺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讙啓

又

異再拜項哀恐更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呼前後所未有是異文之絶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恒謂之作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曾之既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

又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復自相爲作多少然無不爲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爲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黄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啓